

如果他能多活几年， 中国计算数学界后来的发展也许也会很不一样

■ 袁亚湘

编者按：

冯先生爱憎分明。他有思想，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以16枚金牌取得金牌排名第四的好成绩。全国人民都在欢呼雀跃，但冯先生似乎并不高兴。他认为国家花费太多的经费去争夺几块体育金牌，是面子工程，不值。

作为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我很自然地被单位列入后备干部的考虑人选。组织上找我谈话之后，我去找冯先生征求意见。冯先生建议我不要进入“第三梯队”，并且告诉我：“行政上的事情尽量躲着，但学术上的职务可多参与。”

在国内，有相当一段时间，冯先生的工作没有得到应得的认可。他对其在有限元方面开拓性的工作只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直耿耿于怀。以至后来他在辛几何算法方面工作再次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时他非常生气地自己主动撤销了奖项。这个项目终于在1997年时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时距离冯先生去世已经四年多了。

2020年是冯康先生诞辰100周年，所里决定出版冯先生的纪念文集。我正好借此机会写点东西纪念恩师。

冯康先生是一名伟大的数学家、我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冯先生去世之后美国数学会前会长、著名数学家 Peter Lax 曾撰文纪念，对冯先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冯先生的学生，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评价冯先生的学术成就，只能通过记录我和冯先生交往中的一些小事，来感谢他对我的培育、提携之恩。

吾师

早在湘潭大学读本科时，我就听说过冯康先生的名字。事实上，作为计算数学专业的学生，我在教材、参考书中处处可见冯先生的名字。那时，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计算方法丛书》，主编就是冯康先生。湘潭大学计算数学方向的各个老师对冯先生的敬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冯康就是中国计算数学界的“神话”人物。

小时候的我没什么雄心壮志，压根没想过将来会在北京工作。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土生土长在小山村的孩子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能吃上“国家粮”、在省会城市长沙工作、把父母接来膝前尽孝。由于我在学校的不错表现，不少老师和同学都建议我考研继续深造。但那时湘潭大学刚复校不久，学校急需补充教师团队的空缺，因此学校非常希望把恢复高考后的前两级（77、78级）中的优秀学生留下来扩充教师队伍。听说，校领导曾决定，在湖南省大学生数学竞赛中取得过名次的都不让考外校的研究生，要求这些同学留校，我就在其列。后来是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郭青峰据理力争，才说服学校让我们这批学生报考外校。我这才有机会报考冯康先生的研究生。

尽管好事多磨，但好在我很幸运地考取了冯先生的研究生，而且据说是当年中科院计算中心录取的八个研究生中成绩最好的。1982年的春天，我来到北京。在位于玉泉路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报到后不久就来到计算中心和所里的领导、老师见面。冯康先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和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问我：“小袁，组织上决定让你出国，你是否同意？”我没有主意，就说愿听冯先生安排。他帮我分析了不同选择的优劣，建议我出国学习，最后让我自己决定。我想了想，同意出国。接着，他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你要出国就不要学有限元，要学有限元就不要出国！”冯先生的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不仅没有被我忘记，反而成为了我记忆中冯先生的“金句”。当时，他还建议我出国学习就应该挑选当时国内实力不强、但在国际上非常重要的学科方向，比如优化。事后，我才了解到，他找我谈话时就已知道我后来